

气象非凡的

溪赋

骆冬青◎著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百科(14) 卞孝萱 主编

气象非凡的汉赋

骆冬青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气象非凡的汉赋 / 骆冬青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9
(中华文化百科 / 卞孝萱主编)
ISBN 978-7-5451-1401-0

I. ①气… II. ①骆… III. ①汉赋—通俗读物
IV. ① I22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207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责任校对: 顾 季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230mm
印 张: 10
字 数: 86.7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一、一代之文学	5
1. 诗韵文心——赋体的特质	5
2. 根深叶茂——汉赋的起源	11
3. 体物写志——汉赋的类型	18
二、汉赋的形成	23
1. 盛汉气魄——汉赋的成因	23
2. 拓宇楚辞——贾谊的骚赋	28
3. 呼唤崇高——枚乘的《七发》	37
三、汉赋的高峰	46
1. 浪漫人生——司马相如的生平	46
2. 包括宇宙——司马相如的大赋	52
3. 脉脉此情——司马相如的宫怨赋	69
4. 群星璀璨——高峰期其他赋家	77



四、汉赋的转折 87

1. 温厚典雅——刘歆等人之赋 87
2. 雄深诡丽——扬雄的大赋 95
3. 解嘲解难——扬雄的写志赋 103

五、汉赋的后期 111

1. 人文情怀——班固之赋 111
2. 述行像物——班固同期赋家 116
3. 宏富雅丽——张衡之赋 120
4. 殊质同宝——张衡同期赋家 126
5. 刺世疾邪——汉末的写志赋 130
6. 情灵摇荡——汉末的抒情赋 138

六、汉赋的影响 144

1. 辉煌炳焕——汉赋的成就 144
2. 万川之月——汉赋与后代文学 150
3. 江河万古——汉赋在当代 154



中华文化百科(14) 卞孝萱 主编

气象非凡的汉赋

骆冬青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气象非凡的汉赋 / 骆冬青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9
(中华文化百科 / 卞孝萱主编)
ISBN 978-7-5451-1401-0

I. ①气… II. ①骆… III. ①汉赋—通俗读物
IV. ① I22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207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责任校对: 顾 季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230mm
印 张: 10
字 数: 86.7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一代之文学	5
1. 诗韵文心——赋体的特质	5
2. 根深叶茂——汉赋的起源	11
3. 体物写志——汉赋的类型	18
二、汉赋的形成	23
1. 盛汉气魄——汉赋的成因	23
2. 拓宇楚辞——贾谊的骚赋	28
3. 呼唤崇高——枚乘的《七发》	37
三、汉赋的高峰	46
1. 浪漫人生——司马相如的生平	46
2. 包括宇宙——司马相如的大赋	52
3. 脉脉此情——司马相如的宫怨赋	69
4. 群星璀璨——高峰期其他赋家	77



四、汉赋的转折 87

1. 温厚典雅——刘歆等人之赋 87
2. 雄深诡丽——扬雄的大赋 95
3. 解嘲解难——扬雄的写志赋 103

五、汉赋的后期 111

1. 人文情怀——班固之赋 111
2. 述行像物——班固同期赋家 116
3. 宏富雅丽——张衡之赋 120
4. 殊质同宝——张衡同期赋家 126
5. 刺世疾邪——汉末的写志赋 130
6. 情灵摇荡——汉末的抒情赋 138

六、汉赋的影响 144

1. 辉煌炳焕——汉赋的成就 144
2. 万川之月——汉赋与后代文学 150
3. 江河万古——汉赋在当代 154

一、一代之文学

1. 诗韵文心——赋体的特质

一种文学形式，就是人类精神一种风姿独绝的花朵。

一花一世界。赋所展现的世界在中国文学史的浩渺天地里，统领着一派特别的风景，闪耀着不可磨灭的一段精光。中国传统文学中，向来诗、词、歌、赋并称，足见赋在中国人审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方式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在整个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也表现了其特殊的品质，显示了中华文化的某些风神气韵。

正如仔细辨别各种花朵的特征可以更好地进入大自然创造的种种美的奇境，对人类精神的花朵，也应当准确地判明其特质，从而更加深切细致地体察其蕴藏的美。

命名易而说明难。为一种文体下定义，就像为一种花的颜色、香味作说明，往往是感受甚深而欲辨无言。但是，要真正进入赋的世界，如果弄不清其基本的特征，那么，则如同想欣赏玫瑰而错认了月季，摸错了门径走入另外的地方；或如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都不能准确而深入地进入其艺术境界之中。因此，尽管为赋下定义有种种困难，但是必须多方设法加以解决，从而，为进入汉赋的世界寻到入门的向导和

标牌。

赋，首先是作为一个动词出现于中国古籍之中的。所谓“赋诗言志”、“登高能赋”的“赋”，都是动词。许多时候，指的都是“做”诗。如：赋诗一首。往古代追溯，在《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里，郑庄公赋《大隧》：“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就是指郑庄公当场触景生情而吟诗。而在外交场合，所谓“赋诗言志”，是周代常见的一种制度，往往为外交中引用《诗经》成句以解释或委婉地答复某种难以直话直说的事情。就好像当今各国外交中引用一些成语或格言一样，往往能够起到一种特殊的效用。这类例子，在《左传》中很多。

从动词到名词，是人类生活中语言和文化发展的一种常见现象。如“歌”之由“歌唱”变为音乐名词，就是如此，都是人类某种审美活动方式固定化、形式化、类型化的结果。赋，由“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之言铺”等动词意义转变为名词、一种文体类名的过程，也正是一种审美方式和审美表达方式逐渐形成并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种文体，古人对“赋”的定义纷繁杂乱，但是都指出了赋这一文体某些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指出“赋”与“诗”的密切关系。汉代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这是说赋体是渊源于《诗经》，是由“诗”发展面来的。这种说法，在古代十分流行，也是有其道理的。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则进一步说：“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赋无非诗，诗不皆赋。”指出了赋

所含有的诗性。近代章太炎《辨诗》中也说：“诗与赋未离也。”这些学者反复申明的，都是“赋”与“诗”的密切关系，至于“赋”与“诗”为何有这种关系，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说明赋是起源于人们表现复杂的情感和生活、事物的需要，表现诗体难以充分表现的一切。朱光潜也这样解释：“诗必流于赋者，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渐由粗要以至于精微，对于文字的驾驭，渐由敛肃以至于放肆。”（朱光潜《诗论》）从人类审美对象的日益丰富复杂，精微细致，以及审美表达能力的不断增强，来说明赋这一文体为何能从“诗”的怀抱中跳出，生长、发育为文学家族中一个独立的门户，是很有见地的。

“赋”具“诗”性，但又“溢”出了“诗”，成为“大规模的描写诗”，从而接近了“文”。晋人皇甫谧在他的《三都赋序》中说，赋“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说明了赋的特点在“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力求全面、详尽地表现事物的特征，所以，是一种美丽的散文。郭绍虞先生则认为：“同样用铺采摘文的方法，以诗的笔调体式出之者仍为诗，以文的笔调体式出之者则为赋。”^①更明确地指出了，赋的特质是偏重于文的。因此，在散文史中收入赋，而在博歌史中则不会

① 陶秋英《汉赋研究》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写到赋。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见出，赋是文学中的一种两栖类体裁，“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①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

那么，赋既兼具诗与文的特质，又有什么基本特征呢？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体大思精的巨著《文心雕龙·诠赋》中所下定义最为权威：“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所谓“铺”，指的是铺陈，即详尽、全面，而又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描写事物的各种形神风貌。这样，就需要“铺采摘文”，以丰富而优美的文辞来细致地进行描写；描写自然、社会生活中的事事物物，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即所谓“体物写志”。其他文论家也都以相类的语言表达这一意思，但是，都不如刘勰的定义以“铺采摘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清纪昀语），从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两方面把握了赋的文体特征。

通过由外向内层层缩小包围圈，在“诗”与“文”的网络中，确定了赋的位置，又在赋的写作特点（铺陈）中确定了它的特征，我们现在可以为赋下一粗略的定义了：赋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其基本特征是以丰富优美的语言来铺陈事物的各种特点。

^① 郭绍虞为陶秋英《汉赋研究》所作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介于诗与文之间，从赋的句式上来看，表现为骈散相间。因为“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道路”（朱光潜《诗化》）。在铺陈事物特征的时候，由于事物本身固有的各个方面特征的相似或相异形成的排列、对比，以及观察方式的规律化和顺序性，都容易造成描写语言的骈化。从赋的音节上看，则表现为韵散兼行，既有押韵的部分，也有散文化的语句。骈、韵偏于诗的成分；散，则偏于文的特征。

赋的最成熟、最鼎盛时期当属汉代。正如盛放的鲜花往往最为充分地吸收了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和土壤、空气中的各类精华一样，汉赋也充分地吸取了骈、韵、散各类文体的特长，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用韵，则疏密不定，声情自由放达；其句式则骈散不拘，随物赋形，超脱羁绊。而随着文学的发展，至六朝时，由于骈文的影响，出现了骈赋，特别是齐、梁时盛行。唐代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期，律诗成熟，受其影响，有了律赋。宋代古文运动提倡自然平易畅达的文风，随之产生了用散文句式所写的文赋。

要之，赋在骈、韵、散之中徘徊摇摆的过程，正是赋体本身的一种流变过程。赋在流变的过程中，与骈、韵成分的分合，也表现了赋的文学性与音乐性此消彼长的情况。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汉赋本身可以诵，但是已脱离了音乐的纠缠，文学性增强了。而随着中国古代对声律研究、创作的不断精细、周密，文学发展过程中与音乐又在新的层面上达到了完美



的结合。当音乐性成为文学表达的一大枷锁的时候，文学又奋力冲击、挣脱声律音韵的束缚，重又达到新的境界。赋体，也正是在这一辩证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新的发展的。

各类文体起源于不同的精神需求，有着不同的风格。赋，起源于人们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无穷的观照、描摹其各种特征的欲望，司马相如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刘熙载《艺概》所谓“赋取穷物之变”，都说明了这一点。当铺陈一事一物不过瘾，便面向更加广阔的世界；铺陈一般的事物不过瘾，便转向奇事怪物、宏观事物；一般的词句不过瘾，便必然用富丽夸张的词句……所以，赋体风格的总体特征是“夸饰”。扬雄论赋认为，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即是说明赋在铺陈中那种将某一类事物的描写铺陈推至极端而形成的夸张修饰的状况。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中则对赋的“极声貌以穷文”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

从结构上看，赋体较多采用主客问答来结构篇章，犹如对话体的散文。通过两个人之间的对答及辩驳，铺陈事物，同时，层层推进，奔向文章主题。

赋的主题往往是讽谏。但是由于开始的铺张扬厉、意气风发的夸饰，最后的讽谏作用的效果往往像暴风骤雨之后的一场毛毛雨一样容易被忽略。这就是扬雄所批评的“劝百讽一”。这一问题在以后将作具体分析，此不详论。

对于赋体的特质的种种描述，好比对某种滋味如梨子的滋

味的说明，而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啃一些梨子才行。这样才能真正知道梨子的味道，从一大堆不同的水果中辨别出梨子来。甚至从某种嫁接了梨子的成分的水果如“苹果梨”中吃出梨子的滋味来。常有人说某篇文章的某一段落像赋，如有人说《庄子·齐物论》中“大块噫气”一段是一篇“风赋”，就是一例。这就如同我们现在说某篇文章像首诗，某篇小说简直是一首唐人绝句一样，是真正把握了一种文体的审美特征。我们要深入地了解赋这种文体，也必须潜心体味，在掌握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追流，从千变万化的形式中，认出这一文体。

2. 根深叶茂——汉赋的起源

正如一朵鲜花的开放与其深深扎入土壤中的根须和茎干枝叶等有着直接关系一样，汉赋这株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树，也有着其深远的根源。

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是《诗经》，后世文学总是奉《诗经》为万世师表，并且常常将各类文学作品都向《诗经》“寻根”。汉赋也不例外。汉代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唐代李善注：“《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古诗指《诗经》，《诗经》六义里有“赋”。班固的说法，长期作为权威定义，体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诗经》尊崇敬畏的情感，所以明知难以圆满解释却宁愿相信。另一方面，赋与《诗经》也确实有联系，但不

是文体意义上的。《诗经》“六义”中的“赋”，与“比”、“兴”一起，指的是诗歌的修辞方法。作为一种修辞方法，赋，是“敷陈其事则直言之者也”，它指的是白描式的记事、状物、抒情、表意，特别是指记事状物；而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则不仅要有铺陈直叙的手法，而且还要用比、兴的手法，因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是，越过李善的解释，则班固的看法，也有其道理。原因盖在于，班固仅是提出了赋与《诗经》之间的一种渊源关系，而并不是着意为赋体下定义。也就是说，汉赋具有《诗经》的某些性质。那么，班固着眼于赋与《诗经》的哪些相似之处呢？《汉书·艺文志》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古诗的“讽”有侧隐之义，即对下层劳动者一种深挚哀惋的同情，所以班固着眼的是赋的讽谏作用。在赋的内容上，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这就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赋主要是受《诗经》中雅诗与颂诗的影响为多。

说赋的讽谏作用起自《诗经》，并竭力强调赋的讽谏作用，以此来定赋的艺术价值的高下，是汉赋评论中源远流长、影响巨大的一种观点。但实际上作赋的主旨不在讽而在颂的也很多，这同样值得重视。“正如赋比兴中的赋曾被认为是赋的形式渊源一样，风雅颂中的颂亦被视为赋的精神故土之一”^①，因

^①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第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